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王素
編著

趙樸初題籤



文物出版社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王素 編著

文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056號

責任編輯 張慶玲
封面設計 張希廣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編著者 王 素

出版發行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九號)

印刷 冠中印刷廠
經銷 新華書店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十五元

1168×850 1/32 印張：9 插頁：44

ISBN 7-5010-0503-6/K·195

前言

鄭玄（公元一二七——二〇〇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屬山東）人，東漢後期經學大師。他治經從今文人，從古文出。初師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及《公羊春秋》。繼師東郡張恭祖，通《周官》、《禮記》、《韓詩》、《左氏春秋》及《古文尚書》。最後師經學大師扶風馬融，貫通羣經，精研古文經說。經他努力，「古學遂明」（《後漢書·卷三五本傳》）。後來，他遍注羣經，利用古文經說頗多。史稱「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同前）。可惜的是，他的羣經注本，現在僅存《毛詩》、《周禮》、《儀禮》、《禮記》等數種，餘多亡佚，使我們難以瞭解這位大師的經學全貌。

本書校錄及研究的《論語鄭氏注》（以下簡稱爲《鄭注》），就是亡佚的鄭玄羣經注本之一種。

《鄭注》經歷魏、晉，在南朝不受重視，在北朝流傳頗廣。《隋書·經籍一》「《論語》類」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唐代獨宗「鄭學」，流傳更盛。五代、北宋修兩《唐書》均以入《志》。五代以後，才逐漸亡佚。王謨輯本序推測：「鄭注《論語》至趙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際其書已亡。」馬國翰輯本序推測：「宋人不尚鄭學，遂至湮

亡。」總之，《鄭注》在宋代已鮮見流傳。如北宋邢昺《論語疏》所引《鄭注》，顯見轉引痕迹。同時官修《太平御覽》，雖然屢引此書，却多不標明注者姓名，亦不以入徵引書目，說明所見已非完善之本。南宋以後，則連殘本也見不到了。

《鄭注》終於亡佚，使不少愛好「鄭學」的學者深感惋惜。為恢復《鄭注》的原貌，他們開始了細緻的輯佚工作。相傳最早的輯本是南宋王應麟所作。清人惠棟、孔廣林、朱翔鳳、袁鈞、王謨、黃奭、馬國翰等均有輯本傳世。然而綜合所輯，亦不足原書什一。希望以此恢復《鄭注》的原貌，看來難以成功。

本世紀初，從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發現了幾件唐寫本《鄭注》殘卷，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我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王重民、陳鐵凡等對其中三件相繼作過研究。一九六九年，吐魯番阿斯塔那三六三號墓出土了著名的唐中宗景龍四年卜天壽寫《鄭注》長卷，在國內外學術界掀起一陣研究熱潮。文物出版社為此長卷寫了研究性說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為此長卷寫了說明和校勘記，我國學者郭沫若、韓國盤、龍晦等從文學、書法、音韻等方面對此長卷作了研究。日本學者關於唐寫本《鄭注》的研究論著亦多，其中最重要的總結性著作，是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的金谷治教授於一九七八年完成並出版的《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

《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我國學者研究卜天壽寫本的文章（僅在中國科學

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所撰校勘記中附有金谷治教授個人的校勘心得。第二部分爲金谷治教授所撰國外散藏的五件唐寫本《鄭注》殘卷（爲斯三三三九號、斯六一二一號、伯二五一〇號、日本龍谷大學藏本、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本。日本藏的另一件唐寫本《鄭注》殘片，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收錄）的校勘記。第三部分爲金谷治教授研究鄭玄與《鄭注》的專題論文。圖文並茂，把唐寫本《鄭注》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起點。

但是，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間，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除卜天壽寫本外，還有二十餘件唐寫本《鄭注》殘卷，由於發表較遲和沒有發表（唐寫本《鄭注》殘卷的釋文分載《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六至第九冊，目前平裝本剛出到第九冊；圖版分載同書精裝本第三至第四冊，目前精裝本第一冊尚未出版），國內外學者尚未進行研究。我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正式到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有幸較早接觸到這批唐寫本《鄭注》殘卷。業師唐長孺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對這批唐寫本《鄭注》殘卷極爲重視，希望有人能够結合以前所出，對唐寫本《鄭注》進行綜合校勘和研究。我不揣淺陋承乏接受了這項任務。工作伊始，進展很快，一九八二年底即完成了初稿。但以後對初稿進行修改和增補却歷時甚久。等到最後定稿，不知不覺已是一九八六年的初冬了。就是說，爲本書足足耗費了五年的時間。

本書定名爲《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是因爲正文分上、下二卷，上卷爲唐寫本《鄭注》校錄，下卷爲唐寫本《鄭注》研究。上卷原擬充分利用現在已經發現的唐寫本《鄭注》，綜合前人及自己的校勘成果，盡可能地恢復全部《鄭注》的原貌。但是，由於已經發現的唐寫本《鄭注》仍很有限，而且重複較多，僅僅恢復了半部《鄭注》的原貌。看來，這種恢復原貌的工作還須等待新的發現才能繼續進行。下卷原擬專收自己關於唐寫本《鄭注》的研究論文。後來發現，自己雖然爲校錄唐寫本《鄭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經學體系博大高深，要想真正深入進去，寫出像樣的論文，却並無充足的把握。因此，改而兼收早期和近期國內外關於唐寫本《鄭注》的研究論文，以展現這項研究工作的歷史和水平。其它問題，各卷的說明已分別談到，可不贅述。正文之外，是已經發現的唐寫本《鄭注》殘卷的全部圖版。由於其中不少是首次發表，相信能對國內外唐寫本《鄭注》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動作用。

本書的修改和增補工作，曾得到日本金谷治教授的大力支持。一九八四年《文物》第九期發表了我的一篇研究敦煌本《鄭注》的文章，金谷治教授讀到後，通過周一良先生瞭解我的情況，隨後我們取得了聯系。金谷治教授將他的大著《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寄贈給我，還向我提供了日本學者關於唐寫本《鄭注》的部分研究論文（複印件）和日本武田長兵衛氏所藏吐魯番《鄭注》寫本（殘片）的釋文，使本書的修改和增補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此，謹向金谷治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從開始動筆，到最終定稿，一直得到業師唐長孺先生的熱情支持。本書的題簽，是周紹良先生請趙樸初先生於百忙中抽暇書寫。本書所收吐魯番新出《鄭注》圖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惠允發表。在此並致衷心的感謝。

王
素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浣於北京工體公寓
一九九〇年七月下浣修改於北京沙灘紅樓

目次

前言

上卷：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校錄	一
校勘說明	一
爲政篇第二	一三
八佾篇第三	一八
里仁篇第四	三三
公冶長篇第五	四一
雍也篇第六	五六
述而篇第七	七五
太伯篇第八	九三
子罕篇第九	一〇四

鄉黨篇第十·····	一一八
顏淵篇第十二·····	一三四
子路篇第十三·····	一四二
憲問篇第十四·····	一四五
附錄一：日本武田長兵衛藏吐魯番寫本（殘片）·····	一四六
附錄二：俗體異體字表·····	一四七
下卷：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	一四九
編選說明·····	一四九
《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跋（羅振玉）·····	一五一
《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殘卷跋（羅振玉）·····	一五三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王國維）·····	一五七
《論語》鄭注《八佾篇》叙錄（王重民）·····	一六二
敦煌《論語》鄭注三本疏證（陳鐵凡）·····	一六三
敦煌文書中的第四件《論語鄭氏注》（王素）·····	一七二

圖版

關於《論語鄭氏注》（日本・月洞讓）·····	一八〇
鄭玄與《論語》（日本・金谷治）·····	二〇四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校讀劄記（王素）·····	二四四
唐寫《論語鄭氏注》對策殘卷考索（王素）·····	二五九
附錄：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論著簡目·····	二七三

上卷：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校錄

校勘說明

以下對本卷所用底本、校本、參校本、前人校勘成果，以及校例、附錄，作一簡要說明。

一 關於底本

本卷從衆多的《鄭注》寫本中選出九件作爲底本。茲將有關情況依次介紹如下：

(一)吐魯番阿斯塔那三六三號墓八／一號寫本。卽著名的卜天壽寫本。該寫本一九六九年出土，原應有五篇，殘存《爲政》至《公冶長》四篇，共一七八行，其中，《爲政》殘存後部一五行，《八佾》殘存六四行，《里仁》殘存三四行，《公冶長》殘存六二行半，另二行半爲題署，文爲：「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治（里）仁第四，公冶（治）第五，論語」景龍曰（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公冶」後，據正文，脫「一」字；「論語」後缺當爲「卷第一」三字；「卜天壽」後缺應爲「寫」字。「景龍」爲唐中宗年號，「四年」爲公元七一〇年。該寫本部分釋文曾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所撰《唐景龍四年寫本

《論語鄭氏注》校勘記》(《考古》一九七二年二期)、部分圖版曾載《文物》(一九七二年二期)、《考古》(一九七二年二期)等雜誌。全部釋文和全部圖版載日本金谷治教授所撰《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七冊也收有全部釋文，同書精裝本第三冊擬收全部圖版。

(二)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一二／一(b) 一二／六(b)號寫本。該寫本一九七二年出土，殘存《雍也》前部六六行。同墓所出紀年文書，最早爲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最晚爲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另據書法，知該寫本至遲亦應爲盛唐寫本。釋文載《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八冊，圖版擬收入同書精裝本第四冊(以下同墓出土寫本，不再詳細說明)。

(三)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二五(a)、一八／三號寫本。該寫本一九六四年出土，殘存《雍也》後部一九行。同墓出土寫本約十餘件，全屬唐代，多數爲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和開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所寫。釋文載《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八冊，圖版擬收入同書精裝本第四冊(以下同墓出土寫本，不再詳細說明)。

(四)斯坦因六二二號寫本。該寫本殘存《雍也》、《述而》二篇，共九行，其中，《雍也》殘存末尾三行，《述而》殘存開頭六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釋文與圖版曾載《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和《文物》雜誌(一九八四年九期)。

(五)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一八／七(b)、一八／八(b)號寫本之二。該寫本殘存《述而》前部二九行，爲拼接需要，底本僅錄其中一三行(餘一六行分爲二件用作校本)。

(六)伯希和二五一〇號寫本。該寫本原應有五篇，殘存《述而》至《鄉黨》四篇，共二二四行，其中，《述而》殘存後部四九行，《太伯》全四七行，《子罕》全六七行，《鄉黨》全五九行，另二行爲題署，文爲：「論語卷第二。維龍紀二年二月燉煌縣□。」「龍紀」爲唐昭宗年號，「二年」爲公元八九〇年。日本東京文求堂曾出版影印本。《鳴沙石室古佚書》(石印本)第一冊收有圖版。《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收有圖版與釋文。

(七)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寫本。該寫本殘存《顏淵》、《子路》二篇，共三三行，其中，《顏淵》殘存後部三二行，《子路》殘存開頭二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日本月洞讓氏所撰《輯佚論語鄭氏注》收有臨摹本圖版。《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收有圖版與釋文。

(八)日本龍谷大學藏吐魯番寫本(殘片)。該寫本原出吐峪溝，殘存《子路》中部二斷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圖版曾載《西域考古圖譜》下冊。

(九)日本龍谷大學藏吐魯番寫本。該寫本亦出吐峪溝，殘存《子路》、《憲問》二篇，共一行，其中，《子路》殘存後部九行，《憲問》殘存開頭二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圖版曾載《西域考古圖譜》下

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第三冊、《國學叢刊》（影印本）第二冊及日本羽田亨氏所撰《西域文明史概論》。《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收有圖版與釋文。

二 關於校本

底本以外的《鄭注》寫本，均作校本，分爲三件，以干支爲其簡稱。茲將有關情況依次介紹如下：

甲本：斯坦因三三三九號寫本。該寫本殘存二一行，前二〇行爲《八佾》後部，始於「然則管仲知禮乎」；末一行僅存「論語」二字，當爲《里仁》篇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收有圖版與釋文。

乙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九號墓三二一三四號寫本。該寫本一九六四年出土，殘存《公冶長》「不知其仁」至「朋友信之」五五行。同墓所出紀年文書，最早爲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最晚爲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另據書法，知該寫本應爲初唐寫本。釋文載《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六冊，圖版擬收入同書精裝本第三冊。

丙本：吐魯番阿斯塔那八五號墓一／一、一／二號寫本。該寫本一九六七年出土，殘存《公冶長》「足恭」至「與朋友」五行。據書法，知爲唐寫本。釋文載《吐魯番出土文書》平裝本第九冊，圖版擬收入同書精裝本第四冊。

丁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一八／一號寫本。該寫本殘存《雍也》篇題至「與之粟九百」九斷行。

戊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一二、二三號寫本。該寫本殘存《雍也》「與之釜」至「文勝質則史」四〇行。

己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一八／二、二三(a)、二四(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雍也》「閔子騫爲費宰」至「可謂智矣」三三行。

庚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三六(b)、三七(b)號寫本。該寫本殘存《雍也》「至於魯」至「如有博施於」一四行。

辛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一八／七(b)、一八／八(b)號寫本之一。該寫本殘存《述而》「學而不」厭」至「吾未嘗」八行。

壬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三八(b)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不善不」能改」至「暴虎」一七行。

癸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一八／七(b)、一八／八(b)號寫本之三。該寫本殘存《述而》「吾可」爲之」至「伯夷」八行。

子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三九（b）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吾可爲之」至「發憤忘食」一九行。

丑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一八／四（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從吾所好」至「樂亦在其〔中矣〕」一〇行。

寅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二六（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不善者而改」之「至」吾無隱乎爾」五行。

卯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二七（a）、一八／一一（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難乎有恒」至「則可〔謂之云爾〕」二二行。

辰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一八／五（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述而》「子路請禱」至「太伯」〔民無以得而稱焉〕」二二行。

巳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二八（a）、一八／六號寫本。該寫本殘存《太伯》「〔動容〕貌」至「亂邦不〔居〕」二一行。

午本：吐魯番阿斯塔那二七號墓二九（a）、三〇（a）號寫本。該寫本殘存《太伯》「〔亂臣十人〕」至《子罕》「何其〔多能〕」二八行。